



辽宁舰上的弹药兵在转运模型弹药。 李唐 摄



戴明盟(中)带领参加阅兵的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进行地面模拟训练。 胡冰悦 摄



歼-15舰载机进行陆基模拟滑跃起飞训练。 李唐 摄

航母“雄鹰”戴明盟

特约撰稿 沙志亮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90年前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支武装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立下赫赫战功，但一直是一支纯陆军。直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人民海军和人民空军才相继建立。

今天，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率领的航母编队已经驰骋

大洋，成为国力和军力的象征。

舰载机是航母最主要的作战力量。舰载机飞行员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是名副其实的碧海之上的“海天雄鹰”，戴明盟是首位在辽宁舰上实现起降的舰载战斗机试飞员。2014年8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他“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

今年春节前夕，辽宁舰到南海演练，实现了舰载战斗机在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这4个海域的起降。7月，辽宁舰抵达香港。香港军迷激动地说，过去停泊在维多利亚港湾的只有英国军舰和美国航母，现在终于看到我们中国自己的航母编队了！

舰载机飞行员这“海天雄鹰”的翅膀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有幸承担国家或民族的重大使命，他是幸运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13亿人中，只有少数人有幸承担国家重大使命。

戴明盟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说：“祖国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不辱使命，勇于担当。”

我们就从载入史册的那一刻说起吧。

历史瞬间

尾钩精准地钩住了第二道阻拦索

2012年11月23日，渤海湾深处，雪后初霁。辽宁舰迎风高速航行，在翡翠般的海面上犁下一道银色的航迹。

戴明盟前一晚睡得很踏实，早上他是6点多钟醒来的，拉开窗帘一看，天气出奇得好，顿时暗喜：“好天，有戏。”

进场，准备有序。

起飞，准备就绪。

起飞，编号为“552”，昵称为“飞鲨”的歼-15舰载战斗机拔地而起，即将进行中国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的首次起降，演绎一场“刀尖上的舞蹈”。

说它是“刀尖”绝不过分——高速飞行的战机，必须精准地落在甲板上4根阻拦索之间，每根阻拦索间隔12米，有效着陆区域仅有36米，超过1毫米就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此刻，戴明盟却没有想这么多。他俯身往下看，海面如蓝缎，闪着粼粼波光，辽宁舰俨然漂浮在汪洋中的一片树叶。

8时45分，辽宁舰广播播报：“552号已于8时41分起飞，预计8时55分左右临空，进行阻拦作业试验。”

整个辽宁舰突然安静了下来，从飞行甲板到底层的机舱，每一个岗位上的每一名舰员，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没有人交谈，每一双眼睛，每一支镜头都紧紧盯着甲板可能出现的方向。

天边传来轰鸣声，战鹰如期出现在预定空域。塔台内，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看监视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参数和曲线。

舰指挥官邹建国告诉戴明盟：“一切正常，从舰艇通过。”

戴明盟平静地回答：“明白。”他加入着舰起降航线，如凌波海燕般地掠过甲板上空，完成了着舰前第一次绕舰复飞。

然后，又是一次精准出色的触舰复飞，如蜻蜓点水。不等飞机留下的尾烟散尽，舰面保障人员就迅速冲上甲板，展开了甲板异物再次排查。甲板再次清空，一切准备就绪！

中国航母敞开了她宽广的胸膛，随时准备迎接与战鹰的第一次拥抱。

“轰隆隆……”，3分钟后，晴空滚过闷雷，舰艇方向，552号战机遇像一只羽翼张开的雄鹰，来了！

绕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三转弯、四转弯，战机对准甲板跑道，以近乎完美的下滑轨迹开始降落。

天空、大海、在场的官兵都屏住了呼吸，静听着戴明盟和邹建国平静得像闲聊似的对话……

戴明盟报告：“起落架襟翼好，安全带锁紧，油量xxx！”

舰指挥官回复：“姿态好，保持！”戴明盟：“明白，请示下降高度！”

“300米、200米、50米……”飞机发动机的咆哮声越来越大。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

戴明盟以几近完美的轨迹迅速下滑，他原来设想的目标是挂第二道阻拦索，这是最理想的位置。如果挂第一道，万一挂不上，就只能复飞；如果挂第三道，尾钩就有可能跳到第四道上，这样不托底。

下滑、下滑……

飞机即将触及甲板，戴明盟觉得飞机稍微有点高，很自信地轻收了一点油门。



海军某舰载机部队队长戴明盟。 钟魁润 摄

9时零8分，随着“嘭”的一声拉动弓弦般的脆响，眨眼间，舰载机的两个后轮“拍”在甲板上。尾钩精准地钩住了第二道阻拦索，甲板上呈现一个象征胜利的巨大“V”字。刹那间，疾如闪电的舰载机在阻拦索的作用下，稳稳停在跑道上。

现场掌声雷动。在舰载机击打着舰的那一瞬间，航母试飞总指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中将泪水满面。岗位上，许多人落泪了……

这一刻，人民海军官兵已经盼了60多年；这一刻，中国人等待了太久；这一刻，将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舰面地勤人员又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到舰载战斗机起飞的准备作业中。加油、供电、充氧、惯导对准……

3小时后，戴明盟在放飞单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信心满满地又一次跨进了552号战机的座舱。他又要开始新的冲锋：在辽宁舰上沿着14度滑翔甲板滑跃起飞。这对飞行员的技术、心理和生理同样是一种极限性挑战！

辽宁舰广播播报：“552号飞机准备起飞！”“飞鲨”双发点火、展开机翼，准确地滑到了3号起飞位。启动轮档撤除，偏流板升起……

加油、加速、接通全加力……飞机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整个甲板也都震动起来。戴明盟抬起右手行礼，示意可以起飞。

起飞的陈少勇看到这一手势后，心领神会，下蹲屈身，拉开弓步，右手臂猛力一挥，做出了一个优美的放飞姿势。

552号战机遇开始在甲板上滑跑加速，沿着14度的滑跃甲板腾空而起，直冲苍穹……

一切都在掌控中！这让一向喜欢挑战的戴明盟感觉意犹未尽。在通过辽宁舰的舰岛上空时做了个完美的横滚动作，舞起了空中“芭蕾”……

这额外的华丽舞蹈，一下子点燃了辽宁舰上所有人的激情，霎时间，欢呼声响彻海天……

英雄炼成

舰载机飞行员的故事率是航天员的5倍

舰载机飞行员在航母上起降，为什么这么难？

航母的飞行甲板，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上最危险的4.5英里”。它仅有300多米长，最宽处也不过70米。据美国安全中心统计，舰载机飞行员的故事率是航天员的5倍，是陆基飞行员的10倍，其中八成事故发生在着舰过程中。

你想想，比航天员的风险还要大，这

风险恐怕是世上最顶级的了。仅以美国为例，统计数据显示：从1965年至1985年的20年间，美国海军共摔了1354架舰载机，其中多半是在着舰过程中失事的，有近1000名舰载机飞行员殉职。

曾当过舰载机飞行员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舰载机飞行员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因着陆阶段的技术失误发生坠机事故。

因此，就在2011年7月27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正在改建第一艘航母的当天，就有外电引用某大国专家的话说：“驾驭航母，中国至少要用10年时间……”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位曾在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飞行员。而航母如果不能起降舰载机，那还能算航母吗？

戴明盟和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的每一位飞行员，都清楚舰载机对航母意味着什么，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舰上起降的风险对飞行员意味着什么。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海军舰载战斗机试飞部队，逐渐形成了由戴明盟、邹建国、徐汉军、孙政雄、魏红伟、卢志勇等人组成的第一梯队。

过去我国从未拥有航母，当然就没有指导舰载机飞行员起降的“教练员”。他们自己在训练中摸索总结出了“看灯、保角、对中”等驾机着舰的要领，简直可以说是自己把自己从学员训练成了教员。

谈及飞行的难度，戴明盟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舰载机飞行员都是数学家，苛刻的现实条件要求我们的飞行动作必须异常精确，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飞行技术练成肌肉记忆。”

在戴明盟正式起降辽宁舰之前，试飞员队伍共进行了8600多架次的起降。

阻拦索被称为舰载机飞行员的“生命线”，为了真实了解“生命线”的质量，试飞员们还要测试它的极限偏心偏航数据。

极限偏心偏航阻拦试验，是试飞着舰挂索这一阶段最危险的课目。

面对风险挑战，还是戴明盟首飞。第一次试验，戴明盟有意偏心x米，飞机成功挂索。

张永义要求苛刻，让他再来一次偏心更大的，戴明盟二话没说，驾驶战机高速向着极限角度冲刺。他又成功了！

一组新的歼-15舰载战斗机阻拦试验数据诞生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那天，邹建国进行同样科目的试验。当他驾机挂索的一瞬间，巨大的拉力将阻拦索一端拉断。断裂的阻拦索一端似一记流星锤，在空中打了一个转，“嘭”地一声，

狠狠地砸中飞机尾翼。

幸亏当时是戴明盟在塔台指挥，他沉着冷静，果断指挥，才化险为夷。

试验现场，一位老工程师抚摸着断裂的阻拦索，流着泪喃喃自语：“这条‘生命线’是试飞员用生命炼出来的啊！”

舰载机的那么多第一次任务都交给戴明盟，他是不是天生就是“运气”特别好的人？

英雄是勇气、智慧和忠诚炼成的。

1991年6月，未满20岁、还是空军第二基础飞行学校学员的戴明盟，第一次进行跳伞训练。跳伞，这是飞行员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那天，风和日丽。第一次坐飞机的戴明盟看什么都是新鲜的，激动取代了紧张。

飞机到达预定跳伞地域的上空。第一个跳下去了，第二个跳下去了，戴明盟排在第三个离机。随着教员的口令，他一跃而出。

他看到下面有两朵绽开的伞花，还看到碧绿的大地在迅速抬起，耳畔风声呼呼作响，他有点纳闷：自己下坠得怎么这么快？转眼间，他超过了第二个跳伞的战友，一刹那，他又超过了第一个跳下去的战友……

“3号、3号，检查你的伞，检查你的伞！”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焦急的呼喊声。

戴明盟抬头一看，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主伞没有完全展开，伞绳缠住了伞翼，人像块肉疙瘩嗖嗖地往下掉。

万分危险！生死关只剩几秒钟时间。“打开备份伞！”指挥员呼叫他。

这一刻，戴明盟十分沉着冷静，按照训练时的程序，“压、拉、勾、夹”几个要点进行操纵，伞花“砰”地一声在蓝天上圆满地绽放。

戴明盟安全落地。各级领导都跑过去迎接他。伞训大队长笑着问：“你还跳不跳？”“跳啊，怎么不跳！”戴明盟很自信地回答。按照学校安排，这次训练每人跳三次。

“好啊！”伞训大队长更乐了，大手一挥，“把我的伞拿去，用我的跳。”

第二跳、第三跳，戴明盟圆满完成！

1995年11月，戴明盟从空军第五飞行学院毕业，成为东海舰队航空兵某团的一名飞行员。次年的8月7日早晨，他和师副参谋长康仕俊一起，驾驶一架歼-6教练机，进行仪表课目训练。康仕俊飞前舱，他飞后舱。

起飞十几分钟后，突然，后舱里“忽”地一下冒出一股烟雾来，弥漫着强烈的煤油味。戴明盟暗叫一声“不好”，急忙向前

舱报告。

康仕俊判断说：“可能是油管破裂！”他们边向塔台指挥员报告，边驾机返航。这时，机身后半部已喷出长长的火苗。瞬间，飞机剧烈抖动；发动机温度表直线升高；飞机很有可能在瞬间发生爆炸！塔台指挥员紧急命令他们“跳伞”！此时，从飞机高度和速度来讲，是跳伞的最佳时机。

可是，戴明盟和康仕俊都知道，翼下就是长三角的经济重镇宁波。此刻，街道上车水马龙。如果此时跳伞，失控的飞机会成为投向这座城市的一枚重磅炸弹。两人操纵着随时都可能爆炸的飞机，调转航向，向着城郊飞去……

他俩终于发现前方有一块无人的菜地，这才先后按下了弹射按钮。此时，飞机的高度仅剩500米！两朵伞花先后在空中张开，他俩身后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飞机瞬间解体！

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在落地的一刹那，戴明盟的右脚踩到了一块石头上，崴了一下。万幸的是，康仕俊也只是胳膊受了点轻伤。

亲历了一起“二等事故”的戴明盟，仅在医院做了24小时的观察和体检后，就出院找到指导员姚丹江：“什么时候安排我飞行啊？”

姚丹江当时就感觉：“这小子和常人不一样！”因为有人在经历过这种险情之后，会在心理上产生阴影，不愿再飞行，而戴明盟那么年轻，遭遇险情反而积极要求复飞，他的心理素质非同一般，真的有英雄气概！

忠孝之家

父亲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记者没有问戴明盟“主伞缠绕时您想起了什么？”“飞机即将爆炸时您想起了什么？”英雄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其实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早已有了答案。

戴明盟，1971年8月3日出生在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透着灵气和机敏，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脸上挂着他人独有的招牌式笑容。

他的父亲叫戴雨林，是一名重庆嘉陵机械厂的技术工人。他母亲刘德富，是石门镇粮油站的职员。他还有个比他3岁的妹妹，名字叫戴穹。

戴明盟并不认为自己是“学霸”，他向记者坦陈说：“我小时候很顽皮，学习不好，只能算中下等吧，因为学习一般，很铁不成钢的父亲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管得很严。”

转眼，到了1992年4月，戴明盟正在古城保定的第二基础

飞行学校学习。军中有句老话：“新兵盼信”。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要和家中联系，基本上靠写信。有急事了，才发电报，或到邮局排队打长途电话。戴明盟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家信了，他给父亲写过两封，也没见回。只有妹妹戴穹过了春节来了一封信，说是父亲身体不太好。这使他有点牵挂，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天，他接到在成都工作的叔叔的来信，让他有点喜出望外。可没看几行他的头懵地一下就大了，信中说：一个月前，他爸戴雨林不幸因病去世。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从这巨大的震惊、巨大的悲痛中回过神来。他不相信，也不愿相信：父亲还这么年轻，才40多岁，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呢？

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劝慰下，戴明盟擦干眼泪，到保定邮局给母亲连拍了两封加急电报。他母亲这才强忍悲痛，打长途电话将父亲病逝的前后告诉了他。

其实，春节时候，他爸的病情已经很重了。时常，他拿出儿子穿军装的照片，凝视良久，脸上透出自豪的笑容。

他母亲知道老伴想儿子了，提出让儿子请假回来看看。他爸坚定地反对说：“不行！不能分散孩子的精力。”

进入3月，他爸的病情愈来愈重。3月9日下午，他从昏迷中醒来，叫了一声儿子的小名“犇犇”。他母亲抓住他的手，含泪问：“你找孩子？有什么事要交待吗？”

“告诉儿子，要好好飞。国家的事大，家里的事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要因家事分心。自古都说，忠孝难以两全。他为国尽了忠，就是最大的孝！”他爸反复叮嘱，不能把自己病重的情况告诉戴明盟，他母亲只能含泪答应。

“也许，我这次能挺过来，亲眼看到儿子驾着飞机，飞到咱家上空转几圈，那该多好啊。如果这次我真的走了，就在九天之上，看着儿子开飞机，保佑儿子开好飞机……”这一次，他爸的话特别多，面带笑容，再次陷入昏迷之中。

可他再没有醒来。他母亲遵从父亲的遗嘱，一直瞒了他一个多月。这天晚上，戴明盟悄悄走出宿舍，来到大操场，对着家乡的方向，庄重地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那一刻，他泪如泉涌，心如刀绞：“爸爸啊！您走好！您的话儿子记住了，为国尽了忠，就是最大的孝！我一定飞出来，飞出来！”

怀揣着英雄梦，1994年9月，戴明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3年8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和辽宁舰的消息：“28日上午，他一下飞机就冒着风雨来到海军某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观看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舰训练，实地察看有关设备。看到飞行员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各项训练课目，习近平十分高兴，为他们热情鼓掌。”“临别时，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深入钻研、勤学苦练，早日成为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

这是习主席的指示、期望和嘱托，戴明盟牢牢记在心里，并以此时刻鞭策自己。

201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戴明盟驾驶着歼-15舰载战斗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这是中国舰载机首次向世界展示它的雄姿！

今天，戴明盟正率领着我国第一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海上飞翔、壮大！一个立志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不能没有英雄！一支世界一流军队，不能没有英雄！

海天之上，中国战鹰在翱翔！